

### 时光容器

## 由远而近的校车

读史老张

1958年9月,一位台湾的复旦校友乘船外出,突遭轮船失事,他抓住一个救生圈,在海上漂流了近30小时。那天正好是中秋之夜,在茫茫大海中,仰望一轮明月,他忽然想到了母校,想到了校训,也想到了校园里的燕园、登辉堂、寒冰馆、子彬院和仙舟馆,还想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校车:“我们的校车,是全上海各大学中最漂亮的,那是蓝底黑顶,而漆有黄色魏碑体‘国立复旦大学’六个大字的舒畅大客车……”(《团结服务 牺牲》)

每次站在复旦校门口,目送着一辆辆崭新的校车驶过,我就会想起那位台湾校友的描述——过去的“蓝底黑顶”校车,究竟长什么样呢?那张,我到复旦档案馆,查到一张1947年校车的老照片——那凸起的车头、圆鼓鼓的前灯,竟与当今街头流行的“大鼻子”校车酷似!虽然照片有点模糊,但车身上“国立复旦大学”六个字依稀可辨……我的思绪,一下子回到从前。

记得,1922年在江湾立校时,并无校车。那时,从李登辉校长到普通教工上班,都要搭乘松江铁路列车——从天通庵车站出发,到江湾镇下车,再步行一二十分钟,或坐黄包车抵达复旦后门(北门),“仆仆于途”,非常辛苦。1932年秋,2辆校车“在万目瞭望中翩然来校”,停在子彬院前。师生们奔走相告,“从此翔殷路上(指今邯郸路——引者注)将有母校校车驰骋出入矣!”(1932年《复旦同学会会刊》第2卷第2期)。1946年夏,复旦从重庆复员返沪后,校车实行承包经营,逐步增至9辆,分别开辟外滩和大西路(今延安西路)等线,直达市中心区。新中国成立后,校车退出承包,减为2辆。1958年初,学校增购校车计划受到批评和指责,至60年代,校车终于停驶。

那些年,在全市高校中,复旦校车独领风骚。据说,每次“蓝底黑顶”的校车经过北四川路(今四川北路)的上海法学院,该校学生就会引颈赞叹。1946年8月,上海法学院购入一辆六轮卡车,装上竹篷,权充校车,有人在《新民报》上评论道:“自此以后,同学不必羡慕每天从校门前经过之复旦校车矣。”同年9月,光华大学在欧阳路复校,也开始购置校车。也许是光华与复旦身世相同(复旦早年与震旦公学分立,光华则脱离于圣约翰大学),也许是两校校名同出一辙(出自《尚书·虞夏传》),新购的光华校车,颜色竟向复旦看齐——深蓝色,车身漆着黄色的“光华大学”四字,校车线路也与复旦部分重叠。当光华与复旦校车同时驶过北四川路,“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”的名句就在街头流动起来。

校车承载着历史,留下过名教授的侧影。复旦自渝返沪后,大部分教授定居在学校对面的“复旦村庄”(教师宿舍),主要依靠校车出行。住在庐山村(今第一宿舍)的中文系教授靳以先生,社会活动多,常搭校车前往市区。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陈左高先生记得,1946年的一天,他与靳以同乘校车攀谈,“不知怎样,话题转入鲁迅先生鲁迅,鲁迅晚年多亏他照料啊!”此后,陈左高坐校车去市区,经常看到靳以在中途下车,“那是去探望许广

平的”(陈左高《章靳以二三事》)。1948年7月,昆仑影业公司在沪光大戏院试映新片《万家灯火》,同时举行影评会,靳以与曹禺、冯雪峰、胡风、阳翰笙、于伶、沈浮、赵清阁等文化界人士应邀出席。据报道,靳以“清晨八时即乘校车从江湾赶到‘沪光’”,“席散已‘万家灯火’矣”(《新民报》晚刊1948年7月10日)。

新闻系教授萧乾先生住在徐汇村(今第二宿舍),他也经常乘校车外出。有一次,他带朋友的孩子乘校车闲逛,直至很晚回家。萧乾的朋友们则常搭校车来访。1946年11月3日,叶圣陶先生“乘复旦校车至复旦”,据他在日记里记载,当天,“至萧乾寓所,系日本式小洋房,紧凑而舒适。观其所藏英木刻家集子,工细之极,刀法圆熟,大为赏叹”。

1946年秋,史地系教授顾颉刚先生辗转抵沪。为了给学生们上课,因复员返沪落下的课,住在虹口的他曾多次到复旦接洽,也几次搭乘校车。(《顾颉刚日记》这样记录:9月20日,“到外滩爱多亚路(指今延安东路外滩——引者注),吃点心。上复旦校车,八时十分开,九时到……访章校长”。后来,因事务缠身,顾颉刚在突击完成“史学名著选读”和“商周史”的补课任务后,向章益校长请辞教职。1947年1月15日,他到校拜会史地系主任周谷城、文学院院长伍蠡甫先生及章益校长,办妥了离职手续,“乘校车”回。

上世纪50年代,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先生也常乘校车,一次,他在校车上听到两位数学系老师的对话——助教问:“某某先生的女儿考试老是不及格,怎么办?”教授答:“像她这样的糊涂脑袋只配读中文系,本来不应当到数学系来。”朱东润闻言,颇不以为然,“这是什么话!那时我坐在车中不便说什么”,事后感叹,那位教授“数学很好,但是并不保证他的脑袋不糊涂”(《朱东润自传》)。校车无言,名教授的率真却溢于言表。

1980年,复旦校车迎来高光时刻。在苏步青校长支持下,校车恢复接送路远的教师上下班。学校特地购置一辆“巨龙”车(类似当时的公交车),往返于复旦至徐家汇之间。时任副校长的谢希德先生家住建国西路,几乎天天搭乘校车。学校给她配有小汽车,她很少乘坐。1983年初,谢希德担任校长,工作更忙了,但她依然坚持乘校车,风雨无阻。同年5月2日,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刊登一张照片《上班》,拍摄者是新闻系教授舒宗侨先生,照片说明写道:“复旦大学新任校长,中共中央委员、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博士,每天和复旦教工同乘校车上班。八时上班,七时她就和同事在校车上谈论工作了。”那时,我刚毕业留校,偶尔也搭乘“巨龙”车,有幸亲历谢希德乘车的场景:她腿脚不方便,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;每次上下车,她都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。车厢里,教师们谈笑风生,大家眯眯地倾听着,偶尔插上一两句话……

余生也晚。台湾校友心心念念的“蓝底黑顶”校车,我无缘乘坐。读到那张1947年校车的老照片后,我就想起那辆80年代的“巨龙”车,可是,无论我怎样努力开启记忆闸门,也记不清“巨龙”车的更多细节了……原来,在我的校车回忆里,唯有谢希德校长的形象最清晰,持久永恒。

### 行吟

## 梦贺州

徐芳

暮春时节去贺州,虽说那是个千年古邑,之前却也只是耳闻。

遥想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国大地上有了“旅游”这个新概念,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,年轻好动,自然是特别典型的赶时髦分子。我们几个同学在大二的暑假,就来了个长途跋涉,一路奔向了天涯海角:去程是从广州直下海南,回程就进入了广西,从广西师大“串联”到校园的诗友后,就开始了诗与远方的约会——漓江、阳朔、南宁、柳州等。我们就是躲开了在桂林边上的贺州,躲开了直线距离很近,因为交通很不方便而被遗弃的名山大川,虽然那是秦汉以来的潇贺古道的水陆通道,一段风雨沉浮的历史地理的起点和终点,现在要说实在不应该啊。

就在三十多年后,收到一张来自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会议通知。有意思的是,初入眼中,贺州之“贺”,却被拆分成了加贝——加的是何宝贝,在当时的一念中,可能并不清楚,但虽不清楚却有脉脉远眺的神情,像叠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,其实那或是从眼里到心里的投影……

也许正是因为经过岁月的打磨,贺州在我心中的形象(例如出土的战国青铜之大器麒麟尊),不知不觉越发鲜明起来。龙凤麒麟三位一体的图腾,也许根本无须雕琢和修饰,当然也不是卖弄什么。它突出的是异常的单纯简洁,却又是历史整体的形象——以其粗犷而飞扬流动的轮廓线条,表现出力量、发展,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之美、多民族的融合之美。

再看潇贺古道上的古城与村庄,有2000多年筑城历史的贺州以及所下辖的多县:富川、昭平、钟山,都在潇贺古道沿线附近。朝东的岔山村是由湘入桂的第一村,古道在岔又相对峙的两山间漫漫迢迢,贯穿鸡鸣古寺、小店油茶、形如瑶族妇女手里织布梭子的耙耙,“梧州人”童谣传唱里“亲家门前一口塘”——在贺州一个瑶族自治县里的“梧州人”,却不是现今在隔壁贺州的“梧州人”,也不是传说中舜帝南巡苍梧之“梧州人”。此“梧”应为“无”,在几千年前的驳杂传说中乃为无州县(归属)之人,据考,仍可依稀找出其历史渊源。

某一日,一气儿走了秀水状元村,潇贺古道入桂第一村的岔山村,有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的讲学堂及其后裔居住的福溪村,村村寨寨山水秀丽,因为处在秦新道的驿站或关口上,自古农业经济发达,商业以及手工艺“诸多百业”繁荣昌盛。

文教历史悠久,“状元府”“进士第”“司马第”等随处可见,各宗族祠堂门前立着牌匾、石碑与旗杆等。小街上排列着与商业、农村生活相对应的门店加住宅的建筑,形制多样,高高低低,依山依坡,路筑在门下,在窗下,在所有的房顶下面。几乎每个村子中心都有一个“广场”,还有小亭翼然……

山水就把那么一大片朴素的原始形态——老拙也罢,娇嫩也罢——展示在面前,让我们在惊悸中叹为观止。也许,我们参与了天地间能量的交换,那幻化出的弯弯线条,不是数学意味的“简直”,而是具有更多人文象征意义的“仿佛”,不如此这般,若如此这般,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?比如有古今学者曾反复论及横亘在中原与岭南之间的南岭之五岭,那并非只是五座大山,而恰是山岭间的五条通道,峰岭丛丛,就在每一个伸展的脖颈子上数不胜数——贺州人因此打趣说,平均下来每家每户有山,又有水……

几天来,也仿佛几十年来,只不过是把纸面上的阅读贺州,竟落地成了簇簇目光的惊艳。对山,对水,对人……对无名。也许千里与千年的“无题”,只许问李义山的“锦瑟无端”:一个朦胧的画影,一朵结果的烛泪,一个想不起的名字,一枝摇曳的芳若……但他在《昭州》一诗中却如是写道:

桂水春犹早,昭州日正西。虎当官道斗,猿上驿楼啼。绳挂金沙井,松干乳洞梯。乡音殊可骇,仍有醉如泥。



静静的海 (油画) 宋齐鸣

## 朝花

只四十字的五言诗,就纪实般描绘出唐昭州县城当时的情景:太阳刚偏西边,老虎就出大道上打斗,猴子也爬上驿楼嘶叫了。我们通过此次可以看出昭州(现为贺州下辖的昭平县等地)在晚唐时候竟还是个人烟稀少、四顾荒凉的地方。而诗中所咏“桂水”“昭州”“金沙井”“乳洞”等历史地名,好像一个个神喻似“醉如泥”的符号——虽说天地人于道路难,但诗词却可打通古今!据说,考古工作者真还发现了1500年前李商隐笔下的“金沙井”。

而古道无论是官道还是野径,加起来寥寥。两千多年前的青石板路上,五里一亭十里一铺,成排的舟楫,成队的驴马,试想一下这种浩浩荡荡营造的拥挤景观,那对中原与岭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的意义。因此这里倒可能没有孤独,但只有“我看青山,青山看我”的喧闹与诗意。

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贺街镇,始建于西汉元鼎六年,即公元前111年。故城包括旧县址城址、洲尾城址、河西古城、河东古城等四个城址,六大古墓群,寺庙二座及宋代营盘一处,内存有大量富于地方特色的古建筑,可谓历史脉络相当清楚,也是八桂大地上已发现的西汉四大城址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古城。这些湮没或还没湮灭的,对于今天失根的我们,应该都是一种呼唤。这么一片从前没有看到过的景色,像一张张老脸皱巴巴、咧嘴角的纯真,不禁使人感慨万千:他们其实就是我们。

我比“大部队”多逗留盘桓了半日,在街道上漫步,其中最大的收获,就是人们的笑脸……笑一笑有什么不好吗?笑一笑有什么不好吗?无缘无故,所以大家常常笑一笑,盆对碗笑一笑,拖把对笤帚笑一笑,早对晚笑一笑,门外对门里笑一笑,门里对门外再笑一笑。你说这一天一地的笑,笑不笑呢?

“剪水为衣,抟山为钵,山水的衣钵可授之何人?叩山为钟鸣,抚水成琴弦,山水的清音谁是知者?山是千绕百折的璇玑图,水是逆流而读或顺流而读都美丽的回文诗,山水的诗情谁来领管?”我闭眼所见的就是贺州,所谓云外人传云外事,梦中话说与梦中听——如果说说的就是梦话,那一定就是以完美的时间出现在完美的空间——那不就是梦中梦吗?而有一天,当再再走过,便在那里向这里轻声呼喊——以风声,以水响——这古道今路的时空动态。

在黄姚古镇的千年仙井(境)那里,我重又深刻体会到,主动跟陌生人微笑,主动跟陌生人打招呼的乐趣。这个古井上方仿佛萦绕着雾霭霭的仙气,从井栏边走过的所有人都面带微笑,本地人、外地人;本国人、外国人;男人、女人;老人、小

孩,诸如此类的生灵,连一摇一摆路过台阶的两只灰鸭,都仰脖嘎嘎打招呼,紧张、局促,虽不停步,然而友好。

一个看不见脸的姑娘,正在水边洗头,她往前弯着身子,头发那么长,像春柳,几乎都垂到水里;她举着一把红梳子,在浓郁的黑发间掠过,拢过来,同时轻轻甩着发丝,甩出一片晶莹。接下来她双脚分开,洁白的双臂轻托着秀发,然后慢慢挺起腰,把头发猛一下甩到肩膀上,眼睛在身下,看着我们经过。而那看不见的脸,不因为看不见就不美了,相反我以为,可能就因为看不见才更美。一个胖小伙在对面刷牙,满口雪一样白腾腾的沫,他本可以直接说:镜子不要对着……但那个被泡泡“夸大”的嘴,却依然(毫无选择的)化了笑脸。

“人生的价值是什么”或者“人生的目的是什么”,若以中国文化思想的观点来作答,答案只有一个——“参赞天地之化育”。就在贺州站,刚下火车我没看清那个搬我旅行箱的小伙子,他戴着帽子,像很多各地见过的年轻人一样,时时刻刻捂着大口罩。但他身边的人,我看清了: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,一家子人的贺州人……他伸出手来指点着,嘴里喃喃好像是背书,也像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放心,或者就是跟着他一起出发的亲友团开玩笑。他的手提着我的箱子,脚已踩到了被别人称之为“不人性”的台阶上。我来不及致谢,那人却已飞跑着回归亲友团中,向我挥手;也来不及问他,在这么好的空气里,为何要戴口罩?在此之后长途的赶路中,我也只会想起他的“背书”。

而对距离的怀疑,本身或就是一种距离?这里每个人都差不多会四五种语言,白话(普通话),客家话,壮瑶,粤语,桂柳方言;每个人的脑子里,如同一个巨大的翻译场,有一个合并的语言系统,以及一个管理与计算这些语义的软件。然而贺州的意义,应该在语言上也作为道路的意义继续存在。作为混居者的一员,鸟儿也是一支合唱队,但它们踌躇而分散,互不连接,一会儿在前,一会儿在后,之上之下,弹跳飞舞,却始终围绕绕着奇峰、树木、田园与人。这是极其普通而简单的生存情景,所有的交流皆是自主的,是追求,是感觉,是仁寿从容潇洒:随日月而动静,瞬间就有催人泪下的满足感与充足感生发。

贺州似更愿意微笑着走进我们的生活,它拒绝苍老,尽管它老堪重负,完全有资格充当很多新兴城市的“祖城”。但它的精神是鲜活的,富于世俗的生活情调;它那热情的天性驱使着那城那人,总是像欢快地“流动”。我愿意更多地把它看作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——山水之源、灵兽生态、天然氧吧、世界寿城(贺州别名)、幸福康养之地、人间仙境等,而不是一块剥落的化石石碑。

但我也总想起在贺州学院博物馆展厅里的小女生,那位义务讲解员,讲那些赞颂爱情的歌谣,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那首《蝴蝶歌》。其实那不是一首歌,而是许多即兴创作的情歌集成:“蝶的蝶”、“蝴的蝶”、野蜂、蛙鸣之类的衬字或曰背景鸣音,虽然已被这里的人们重复了千百年,却一如既往地煽情与动人。也犹豫不决,也摇摆不定,也呻吟正如《蝴蝶歌》的歌名,虽与昆虫蝴蝶无关,却能给人以前世今生的情感冲击与联想,比如庄生梦蝶,再比如梁祝化蝶等,似乎就是一种关乎人类和人生的古老意识。

那歌声附耳千古,已然饱经沧桑,却从不掩饰自己的苍老与破败,哪怕那是从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嗓音里发出。它仍是历史的图腾,是唯美的,又是倚老卖老的不老腔、不老调。我默然揣想这从未远离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。

## 紫砂壶

伏枥斋

壶嘴已经说不出更多的吴语了

在这样陈旧的水里

你诉说的时候

始终带着那一座窑的口音

<b>TV 电视节目预告</b>
5月19日 星期日
<b>东方卫视</b>
12:00 中国长三角
12:48 连续剧:黄金瞳(43-47)
16:52 极限挑战第5季(1)
17:53 诗书画
19:34 连续剧:带着爸爸去留学(1、2)
21:14 极限挑战第5季(2)
<b>新闻综合频道</b>
13:03 连续剧:哥哥姐姐的花样年华(28-31)
16:10 非常惠生活
19:15 连续剧:计中计(9、10)
21:00 七分之一

22:35 连续剧:麻雀(37、38)
<b>纪实频道</b>
10:00 世界那么大
10:39 探索:家在阿拉斯加:桥与熊
12:01 中国文房四宝(3)
13:00 大师:陈省身、童第周
14:03 医道
14:43 寰宇地理:生命奇迹:初为人母
15:36 探索:限时任务(9、10)
16:30 超级工程(2)
18:00 世界那么大
18:30 寰宇地理:大峡谷的荒野危机(下)
19:30 大师:华罗庚
20:30 中国文房四宝(4)
21:30 探索:锯鳃的巢穴

22:30 传奇:亲密的野兽朋友(下)
<b>电视剧频道</b>
13:07 连续剧:双刺(10-16)
18:57 连续剧:我们的爱(28-33)
23:27 电影:双镖
<b>五星体育</b>
11:00 弈棋要大牌
12:35 弈棋要大牌-上海三打一
13:45 健身时代
14:15 2019ONE 冠军赛泰国曼谷站
15:30 运动不倒“问”
16:10 2019中超联赛第10轮(河南建业-上海上港)
17:30 超G 竞彩
18:00 弈棋要大牌
19:00 体育新闻

19:30 2019ONE 冠军赛新加坡站
21:00 2019 田径钻石联赛
22:30 弈棋要大牌-上海三打一
0:00 直播:2018-2019 西甲联赛第38轮
<b>央视一套</b>
13:17 我有传家宝
14:16 电视剧:姥姥的饺子馆(10-13)
18:05 正大综艺:动物来啦
20:06 等着我
22:00 晚间新闻
22:38 等着我
<b>央视三套</b>
13:23 星光大道

15:09 向幸福出发
16:33 幸福账单-为你买单
18:02 综艺喜乐汇
19:30 向幸福出发
20:59 越战越勇
22:29 综艺盛典
<b>央视五套</b>
10:45 直播:2019 中华龙舟大赛(江苏·盐城站)决赛
13:00 直播:2019 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(20)
14:15 2019 瑞士女排精英赛决赛
15:30 直播:2019 中超联赛第10轮(天津泰达-河北华夏幸福)
17:30 体育新闻

18:00 直播:2019 苏迪曼杯羽毛球赛小组赛D组(中国-马来西亚)
21:35 2019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精选
23:05 2019 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精选
23:35 2018-2019 冰壶世界杯北京站女子决赛
<b>央视六套</b>
10:44 故事片:无极限之危情速递
12:32 译制片:天才枪手(泰国)
15:11 故事片:解救吾先生
17:49 故事片:大魔术师
20:15 故事片:六指琴魔
21:58 译制片:巴霍巴利王:开

<b>欢迎刊登解放日报分类广告</b>	
● 承接地址: 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4202室	
● 联系电话: 021-63510135、22898558	
<b>服务热情、周到, 办理便捷、高效</b>	
端(印度)	20:34 角儿来了: 黄梅飘香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成立65周年
<b>央视十一套</b>	21:49 影视剧场: 父母爱情(10-12)
11:56 影视剧场: 娘亲舅大(33-35)	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
14:33 梨园闯关我挂帅	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
15:38 京剧: 法门寺	
19:30 过把瘾: 锡剧进校园(7)	

## 美景不止于方寸之间

回归自然生活·拥有健康人生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